



# 梟雄石勒

一个平凡人的不平凡故事……



李旭清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苍茫大地，铁骑突出；高天之下，风疾云骤。从大中原到太行山，  
从黄淮两岸到浊漳河源，万民百姓在翘首而待：烟云散尽之时，可是世事平和之日？

ISBN 978-7-80240-083-2



9 787802 400832 >

定价：320.00元（全15册）



梟雄石勒

李旭清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泉雄石勒/李旭清 著.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7. 1

(时代原创文丛/ 赵刚主编)

ISBN 978-7-80240-083-2

I. 泉... II. 李... III. 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73738 号

- 书 名 泉雄石勒  
著 者 李旭清  
责任编辑 童 舟  
装帧设计 叶 枫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84040746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 10000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省三河市文阁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15  
字 数 280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0 (全 15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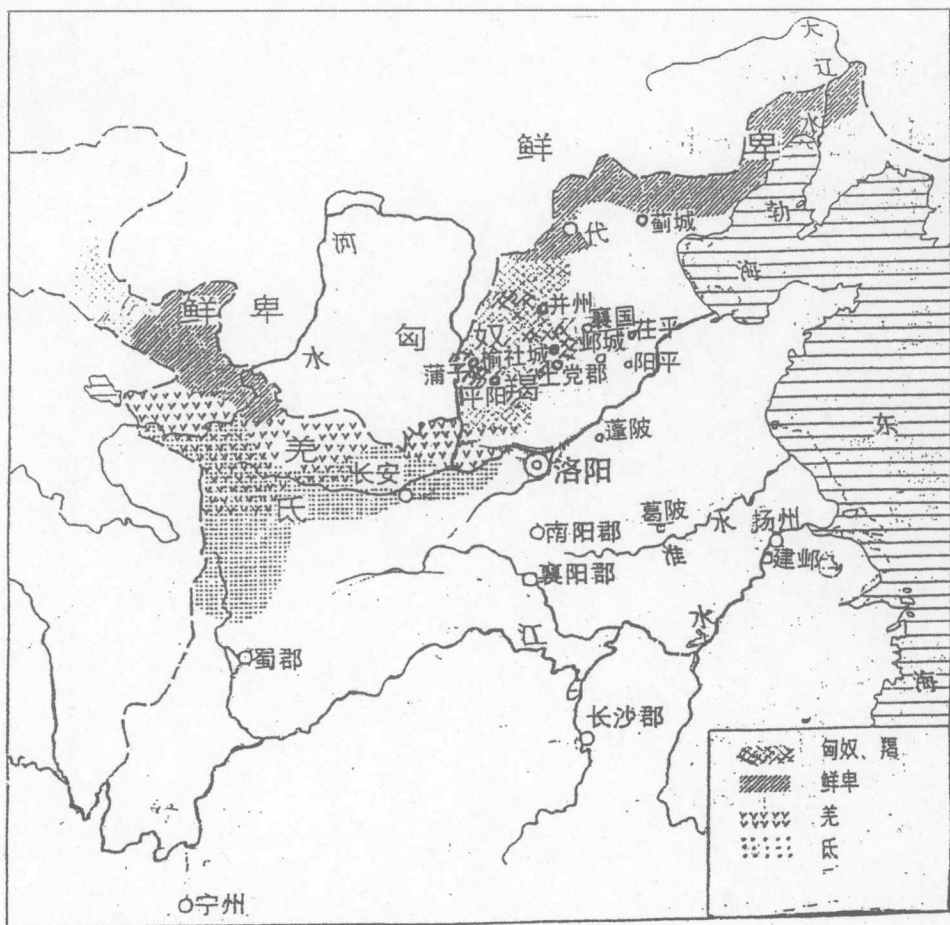
## 内容提要

两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为混乱不堪的时代。太多的权力纷争，太多的腐朽没落，太多的血腥杀戮，太多的民族恩怨和悲苦情仇，都在这一时期竞相登场。

长篇小说《枭雄石勒》从一千七百年前太行山麓浊漳河源一个贫苦的羯族家庭入笔，紧紧追随着主人公石勒从出生、成长，到为奴、为匪、为王、为帝的线索展开描写，再现了一个乱世枭雄、平民皇帝的成长经历和传奇人生。随着故事的渐次深入，西晋败亡、东晋复起，乃至贯穿其中的“八王之乱”、两赵崛起、洛阳决战、祖逖北伐等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和波澜壮阔的战争场面一一毕现眼前。

作品史料详实，主题凝重，既是一部写人写史、写民族写存亡的文学作品，又是一幅充分展现太行秀美河山和民俗风情的动人画卷。

苍茫大地，铁骑突出；高天之下，风疾云骤。从大中原到太行山，从黄淮两岸到浊漳河源，万民百姓在翘首而待：烟云散尽之时，可是世事平和之日？



并州	今山西省太原市	邺城	今河北省临漳县
上党郡	今山西省长治市	在平	今山东省茌平县
榆社城	今山西省榆社县社城	阳平	今山东省阳谷县
蒲子	今山西省隰县	建邺	今江苏省南京市
平阳	今山西省临汾市	葛陂	今河南省新蔡县
蓟城	今北京市	蓬陂	今河南省开封市南
襄国	今河北省邢台市		

西晋时内迁各少数民族分布图及石勒生活和主要征战地

## 目 录

- 第一章 风劲草猛北原山…………… (1)
- 第二章 祸隐萧墙晋宫廷…………… (12)
- 第三章 马背上的羯族少年…………… (20)
- 第四章 桃花岭上的牵念…………… (30)
- 第五章 倚门长啸洛阳城…………… (41)
- 第六章 晋武帝最后的晦暗人生…………… (50)
- 第七章 鲜血燃亮的火光…………… (56)
- 第八章 收获幸福的季节与深植仇恨的岁月…………… (67)
- 第九章 八王之乱(一):一杯自斟自饮的毒酒…………… (75)
- 第十章 母亲哭泣的日子…………… (87)
- 第十一章 被卖为奴别故土…………… (95)
- 第十二章 智斩黑蛇…………… (107)
- 第十三章 八王之乱(二):大晋王朝不了的噩梦…………… (120)
- 第十四章 太行之东初起兵…………… (128)
- 第十五章 悲风烈烈上太行…………… (136)
- 第十六章 铜雀台上,何人再可横槊而歌…………… (148)
- 第十七章 绕树三匝 何枝可依…………… (157)
- 第十八章 从羊头山到蛇盘岭…………… (168)
- 第十九章 公元 308 年:谁的耕耘,谁的收获…………… (180)

第二十章	洛阳:大晋王朝遗失在中原的最后一梦	· · · · ·	(190)
第二十一章	葛陂走来佛图澄	· · · · ·	(201)
第二十二章	十年离散又相逢	· · · · ·	(212)
第二十三章	突门奇战保襄国	· · · · ·	(223)
第二十四章	虎踞邺城	· · · · ·	(231)
第二十五章	智取幽州:军事和军事之外的较量	· · · · ·	(242)
第二十六章	长安回望泪成堆	· · · · ·	(251)
第二十七章	平阳落日与两赵并起	· · · · ·	(261)
第二十八章	黄河北去是襄国	· · · · ·	(270)
第二十九章	浊漳河畔的舞蹈	· · · · ·	(279)
第三十章	江南:皇帝与士族的较量	· · · · ·	(290)
第三十一章	漫向大赵的沉沉黑雾	· · · · ·	(301)
第三十二章	洛阳大决战	· · · · ·	(312)
第三十三章	襄国称帝	· · · · ·	(320)
第三十四章	养虎遗患	· · · · ·	(327)
第三十五章	羯魂悠悠归故里	· · · · ·	(336)
	《泉雄石勒》之外的话	· · · · ·	(345)



## 第一章 风劲草猛北原山

### (一)

晋泰始十年（公元 274 年）。

正是仲秋时节，阳光一览无余地普照在清越的高天之下，太行山麓间一道道纵横错杂的河谷沟岔，亮闪闪地镀上了一层金属般的耀眼光泽。山岭之上，千姿百态的杨、柳、榆、桃、杏、李等等的杂树野木，都已经开始穿戴起了或金黄或赭红或橙紫的华贵秋装，惟有傲然而立的松柏，仍一如继往地满撑着一树又一树青翠欲滴的浓绿。田里的谷子、高粱、糜子等等的农作物，也已全部饱满成了一片又一片沉甸甸的秋色。秋风起处，田间地头，到处弥漫着一股子五谷禾菽行将成熟的醞醞香味。

远远的山坡上，有一群白云似的羊儿，正恬静地低着头徜徉在茂密的灌草丛中。这时，一个骑在马背上的年轻牧人，从山下清澈的溪水边，赶着几十匹马和牛沿坡而上，由坡上的羊群边一掠而过，将马和牛驱向另一道坡上，他自己则在高高的山脊上将马一勒，扬起脖子，面朝蓝天白云高声地唱了起来：

北原山下兮草木旺，泉水河畔兮牛羊壮。

策马扬鞭兮上太行，不见故乡兮心悲凉。

.....

正如这个年轻。牧人在歌里所唱的，这里就是地处太行山西麓的北原山。

北原山是浊漳河的发源地，山下波光灵动的泉水河，就是奔腾不息的浊漳源头。

沿着泉水河顺流而下，往南不到三十里处，又有数条小溪相汇而成武乡水。武乡水的东岸，即是上党郡武乡县治所在地榆社城<sup>①</sup>

以榆社城为中心的方圆数百里的大片土地，带在春秋时期曾是榆州国的所在地。榆州国的前身，则是炎帝八世烈山帝榆罔所建的邦邑。炎帝以种植农作物、烈火耕山而名，所以又称神农氏、烈山氏。他与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庐氏、祝融氏、伏羲氏同为远古时代的部落首领。炎帝二世临魁、三世承、四世明、五世直、六世厘、七世哀、八世榆罔，代代相袭，继承了炎帝开创的农耕文化传统。到八世榆罔时，在种植农作物的同时，还在邑内广植榆树，引领着邦邑内的原始农业开始向生态农业转型。早期农业生产的发展，使榆罔的领地不断向周边扩充，并在今山西晋中、晋中南和河南、山东等地的许多地方都建立了邦邑，初步形成了早期的国家雏形，到春秋时期，终成为榆州国。榆州国后为曲沃国所灭，但后人为纪念榆罔，便在其活动频繁的昌盛之地建立神社，世代祭祀，以福佑黎民。

榆社之名，正由此而来。

此时，在距榆社城不远的巍峨北原山下，节日般的喜庆气氛聚拢在一个叫柳树坪的小山村里。今天是村里匍邪的儿子寇觅娶亲的大喜日子，刚刚吃过早饭，前来贺喜的亲朋邻里，就已经院里院外地拥了大几十号人。

匍邪是羯族人，他们家都是十多年前随同匈奴部族从遥远的塞外内迁到这里来的。所以，今天到他家来贺喜的，大多也都是当年经过千里颠簸，同路而来的羯人故交。

羯人原本役属于匈奴部族，所以，在历史上也被称作匈奴别

<sup>①</sup> 榆社城——今山西省榆社县社城镇社成村。

部。如果要认真推究，羯人祖先故地当在更远的中亚之地——公元三世纪初期，他们被强悍的匈奴人在战争侵略中掳掠到了塞外大漠。与匈奴本部相比，羯人的地位要低得多，而且，长期以来，其社会单位一直是部落形式而存在的。

匈奴是生活在欧亚大陆的一支游牧民族，这个族种的组成包括中国古代的戎族和狄族，夏朝时称之为獯鬻，殷商时谓之鬼方，周朝时名之猃狁，到汉代才称作匈奴。西汉末年，匈奴内乱，五单于争霸，呼韩邪单于一战而失其国，即携率部落向汉称臣。汉朝政府念及边地平安，以和为贵，从边防和经济的需要出发，割出并州之北的大片土地供他们居住。于是，匈奴五千余部入居北方诸郡与汉人杂处，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民族大融合。数年后，匈奴人户口渐滋，弥漫北方。到东汉末年，天下骚动，朝臣中有人向汉皇进言“胡人猥多，惧必为寇，宜先为其防”于是，到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曹操将内迁匈奴三万余部，分为南北左右中共五部，置五部帅，并派汉人担任五部司马，加以监督。其时，匈奴左部居并州兹氏<sup>①</sup>，右部居祁<sup>②</sup>，南部居蒲子<sup>③</sup>，北部居新兴<sup>④</sup>，中部居大陵<sup>⑤</sup>。

到西晋之初，晋武帝司马炎为了加强对匈奴的控制，将五部析为数部，将匈奴部帅改为都尉，取消了他们掌管部族的特权。其时，除了旧有的几万部落匈奴之外，塞外的匈奴、“杂胡”又源源入塞。羯族人就是在这时候随同大批的匈奴人入塞内迁的，其主要部分就分散在上党郡武乡县<sup>⑥</sup>，同汉人一起杂居生活。

羯族人高鼻、深目、多须，信奉火祆教（传入中国前称为火教），崇尚光明之火，拜祭祆教之神“胡天”，有火葬的习俗。

① 兹氏——今山西省汾阳境内。

② 祁——今山西省祁县境内。

③ 蒲子——今山西省隰县境内。

④ 新兴——今山西省忻县境内。

⑤ 大陵——今山西省文水境内。

⑥ 武乡县——今山西省榆社县和武乡县大部，和顺县和昔阳县少部。

羯人内迁后，还保留着他们原有的部落组织，不过在形式上已较从前大为松散了。而且，除了少数人仍以放牧为生外，大多数人已跟着汉人学会了农耕，在生活习俗上同汉人的差别也越来越小了……

岁月无情，世事难测，羯族和匈奴一样，最终都湮没在苍凉悲苦的历史烟尘之中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无疑都是带有悲剧色彩的民族。

## (二)

羯族青年寇觅的婚事，遵从了榆社城一带的汉人婚俗。新郎早饭后去迎娶新娘，按乡俗是要留在新娘家吃过午饭才返回的。寇觅的新娘子，就在距柳树坪五里之遥的杏花庄，路程自然是很近的。所以，到了半前晌时分，匍邪才让穿戴一新的儿子骑着马，在媒人和两个娶亲的后生伴随下出了村，顺着蜿蜒的泉水河向杏花庄而去。

羯人虽然多已习惯了新的居住地的农耕生活，但仍念念不忘并一直钟爱着他们世代传承的高歌劲舞。匍邪家院子前边就是村里一个宽敞的打谷场，此时，打谷场中央正燃着一堆熊熊的柴火，在一片欢声笑语中，已有十几个羯族青年男女，伴着胡琴、羯鼓，兴高采烈地围着火堆一边唱一边跳。他们手中有的拿着长长的马鞭，有的拿着系着铃铛的马绊，还有的则是信手折来的一枝柳枝或是禾秆。在激越欢快声声琴鼓中，青年们不停地将手中的马鞭或马绊在肩、腿、肢、肘等多个部位有节奏地交替磕动，身体则随之翩翩起舞，翻、转、挑、荡、摆，时而铿锵有力，时而轻柔飘逸。

这便是最原始的“榆社霸王鞭”舞。

羯人是崇尚歌舞的民族，无论是在跃马横刀的战争岁月，还是在平时祭祀、过节，或是娶妻生子、农事收获的和平日子里，他们都会燃一堆熊熊的烈火，伴之以这种张狂欢快的歌舞来一泄心中的

喜悦——这种燃火而贺的习俗本因他们所信奉火袄教而起，但由此而延至千秋百代之后，却演绎成为整个北方地区年节之际垒旺火、贺节庆的风俗。不多时，打谷场周围已经围拢了许多的村人，是羯人的，不论老少，都已技痒难耐地参加进了舞蹈的行列；是汉人的，也情不自禁地用脚尖或是手掌，轻轻地跟着节拍击打起来。有几个汉族小姑娘，干脆也跑进了场子里，跟在大家后面略显笨拙地跳了起来。

“好！”场外忽然一声炸雷似的喝喊。

大家被这突如其来的喊声一惊，不由地就停下来扭头去看。

来人是一个四十岁开外的男子，两道立眉下是一双深陷着的眼睛，两腮则是微微泛黄的浓须。大家一看，赶忙将右手贴到前胸，低着头恭敬地做着“请”的姿势，齐声道：“尊贵的部大，请和我们一起用胡天赐与我们的歌舞，对你的朋友勇士寇觅来表示祝贺吧。”

“部大”是羯人对部落首领或部帅、部长的称呼。

此人叫周易朱，是附近这十几个村子分散而居的羯族小部落的首领。他的羯名本来叫乞冀加，来到这里后才起了个汉人的名字叫周易朱。他的家也在这北原山下，而且，就住在这泉水河的源头之上，村子的名字因北原山而名，叫北原村。

周易朱一看大家要请他跳舞，就“哈哈”一笑，连连摆手道：“你们跳，你们跳，我可早就闻见酒香了。”一边说一边就赶忙往院子里去了。

年轻人们一看周易朱走了，相互做了个鬼脸，便又欢天喜地地继续跳了起来。其实，他们并不是真心想请他，之所以说那个“请”字，也只不过是出于一种礼节，真要是让他参加进来，反而会弄得大家不开心。部落里的人谁都知道，他们这个部大，性情古怪粗鲁，平时除了看到酒时会满脸高兴，就再也难有笑容了，而且，动不动还要打人骂人。这样的人，避之唯恐不及，谁还会真心地去请他一起来唱歌跳舞啊。

但不管怎么说，周易朱可是今天这场婚事最为尊贵的客人。早已在门上翘首而盼的匍邪，一看到他来了，赶忙高兴地迎了上去：

“尊贵的部大，草原上没有河流就听不到马儿的欢唱，山岗上见不到太阳就没有万物的春天。我们家今天要是等不来你，这婚庆的喜酒可就没有滋味了。你看，儿子等了半天等不来你，就先娶亲走了。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周易朱笑道：“匍邪大伯，草原上的雄鹰最喜欢的就是万里高空，咱们羯人最看重的，就是兄弟情分。寇觅是我的好兄弟，他的喜酒，我怎能不来喝呢？只不过，这几天家里有点特殊情况，我老婆挺了个大肚子，要不我昨天就来了。哈哈……”

“好好好，你来了就好，来了就好。我们马上开席。”

周易朱的到来让匍邪备感光彩，部大可不是谁家的喜酒都去喝的。他一边把周易朱让到屋里的上座，一边就忙不迭地招呼村里打帮的人上酒菜。

羯人设宴喝酒，不同于汉人那样席地跪坐，而是围着一张或圆或方的高腿桌子，坐在一种叫作“胡床”（后演变为椅子、方凳）的尺把高的木制坐具上就食。但在当时，只是处于一种变革的过渡时期，大多数地方，特别是官方在饮宴之时，仍以“跪坐”为主。但也就是在此之后的短短百十年间，这种在西晋之初只是通行于内迁各少数民族的新坐姿，便逐渐替代了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上千年的“席地而坐”的礼仪习俗。

匍邪的担心确实是多余的。在周易朱来说，虽然身为部帅，又极喜欢喝酒，可毕竟不可能谁家婚娶大事都去，但寇觅的喜酒他却是早就牵挂着要来吃的。

四年前的冬天，周易朱在北原山上打猎，射中了一只从松林里惊出的梅花鹿。当他赶过去正要往起扛那只鹿时，没提防又从林子里窜出一只金钱豹。那豹子也许是饿极了，所以，就一门心思地要去夺那只还在淌着鲜血的梅花鹿。要是别的人遇到这情形，也许早就松手了，可这周易朱偏偏生就一副倔驴脾气，明知道这只金钱豹也不是好惹的，可就是死死拽住两只鹿腿不放手。这只豹子一看也恼火了，金黄的眼珠子一转：啊，你不让我吃这鹿，那我就先把你吃掉。想着想着，扔下那只死鹿，猛地一下就朝周易朱扑了过来。

周易朱一看不好，赶忙腾出双手，两脚一跳，就和这豹子扭打在了一起。周易朱本是部落首领，而且还会几套拳脚，平时对付部落里那些他看不顺眼的青皮后生，不用三拳两脚就打得他们趴在地上磕头告饶了，所以，尽管现在他面对的是一只既凶残又敏捷的老豹子，也并不觉得胆怯。但豹子毕竟不同于那些后生，知道他是部大懂得让他三分，它可不管这些。果然，没多大工夫，周易朱就上气不接下气有点招架不住了。他的衣衫已被撕破，胳膊、脸上全都是血道子。而此时，那头豹子不但闻到了来自他身上的血腥味，而且分明已品出这人血的味道要比鹿血高贵许多，于是就往后一撤，一声咆哮凌空一跃，再次向着周易朱猛地扑来。周易朱来不及再作出任何抵抗，便被扑倒在雪地上了。那老豹子用两只前爪捺着他的胸脯，张开大口，照准他的脖子就要啃下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头顶猛地一声大喊：“呔！”一个年轻后生从石崖上飞身落下，一下子就站在了他的身侧。待周易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时，那后生已将他的一只铁拳杵到了豹子的嗓子眼里，另一只手却死死地揪着豹子脖子上的皮毛直往怀里拽着。周易朱乘机从地上站了起来。等他再看时，那只豹子已软塌塌地趴在那后生的脚下了……

年轻人便是寇觅。傍晚时分，两人分别扛着死于非命的梅花鹿和金钱豹下了北原山。从此，勇士寇觅的大名传遍了北原山，周易朱也和他成了生死之交的好兄弟。

### (三)

晋朝是一个等级分明的社会，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人们，因家庭出身和社会地位的不同，被明白无误地分为士族和庶族两个阶级阵营。两者之间有着难以逾越的鸿沟，士族在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上都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士族依靠严格的世袭制度保持和巩固着自己的特权和优势。高门士族甚至垄断了整个国家

的高级官职，控制着国家的政治格局和经济命脉，而且大多数的士族拥有庞大的产业，占有广袤的田园和依附者。这些依附者的名号可谓五花八门，有的是纯粹的奴隶，有的是佃客，有的是部曲。奴隶是士族豪强的完全依附者，毫无人身自由可言，可以被买卖；佃客属半自由人，他们靠租种士族大户土地而生；部曲相当于家兵，其依附性和佃客一样，但不同的是他们除了要给主人耕种，还要为主人去打仗。佃客的生活是极其贫苦的，通常只能得到收获量的二到四成，甚至更低。佃客可以由官府赐给，也可由士族大户占有，在特殊情况下，也可以被免为平民，但不能买卖。

奴隶、佃客、部曲，全部是士族的荫庇户，不列入国家的编户，不承担国家的租赋和徭役。但他们得向主人交租子（奴隶的劳动所得则全部为其主人所有）、服劳役、除过种地，还要替主人修房盖屋，养花种草，有的甚至还要去给主人跑买卖、做生意。

西晋政府为了遏止士族豪强因大量占有“荫户”而给国家经济造成极大损失的势头，明令禁止私占佃客，并对占有额和荫户数都作了限定。但面对势力强大的士族，这些法令并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私占仍在不断发展。原为政府所有的土地和劳动力，不断地转移到了私人手中，甚至连不少向政府缴纳赋税、担负徭役的自耕农，也不断沦为士族豪强的佃客或部曲。

匏邪家的日子和其他大多数羯人一样，属自耕农，但由于土地有限，徭役田赋极其沉重，有时，他们的生活甚至还不如那些靠给当地的士族大户当佃客耕种土地为生的羯人和汉族百姓。好在这北原山上有的是野物，眼下又是瓜菜遍地的秋天，所以，置办几桌简单的酒席还不算是太难的。

羯人多喜欢喝酒，而且，喝到兴致处，不但要划拳行令，还要载歌载舞。此时，周易朱已经喝得微醉，陪他坐在一个桌子上的除了匏邪，还有村里的几个汉族老者。汉人的酒量和酒兴显然要比羯人稍逊一筹，一坛酒下了还没一半，几个老者就推辞着再也不肯喝了。周易朱却正在兴头上，拎起坛子满满地斟了一碗，朝着几个老者一举，就兀自喝了个底朝天。等放下酒碗，却不去吃那些狍鹿羊



兔做的腥荤大肉，只将一块金黄稀软的枣糕用筷子夹过来，满嘴喷香地吃了起来，一边吃还一边不住地咂巴着嘴，高声道：“真好吃！真好吃啊！”

按榆社城一带的乡俗，儿女婚娶或孩子满月生日，都是要吃这种用糜子米和红枣做的枣糕的，取意生活甜美、步步登高。

正在这时，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由远而近，在院子外面停了下来。不一会，一个年轻人便急匆匆地闯了进来：

“部大，耶奕于让你赶快回去，你家夫人要生了，要生了！”

耶奕于是周易朱的父亲，也是羯族话中对部落首领的尊称。在来北原山之前，他的父亲就是这个部落的首领，等到了这里之后，因年老体衰，才将部帅之职让给了儿子周易朱。

周易朱一听，立马站了起来，正待转身要走，却又弯腰把酒坛端了起来，“咕咚咕咚”猛饮了几大口，方将右手贴胸，低头朝匈奴和几个汉族老者深施一礼，高声道：“我先告辞了！”也不等大家答话，便跟着那年轻人朝外匆匆去了。

#### (四)

从柳树坪到北原村，也就是七八里之遥，周易朱跨上马背，双腿一夹，眨眼工夫就驰回自己的村子里了。

北原村也只是北原山下散落着的无数村落之中的一个小小山村。此时，这个小山村正静静地沐浴在正午柔和清丽的阳光之中，街巷里除了树上“沙沙”抖动着的叶子，偶尔还响起几声牛羊或是鸡的叫声。周易朱骑着马，一口气跑到村西头的一株老槐树下，将马一勒，抬腿从马背上跳了下来，连马也顾不得拴，就顺着青石铺砌的小路一直往上跑去。

他家就住在老槐树上边的大石堰上。此时，他的父亲耶奕于，正领着他四岁的女儿柳芽儿站在石堰边上焦急地等着他。